

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片新考*

张新朋

《驾幸温泉赋》为唐刘瑕(一作刘朝霞)所撰,赞贺唐玄宗骊山温泉之行的俗赋。此赋传世文献仅有唐郑棨《开天传信记》所载节录本,称《贺幸温泉赋》;此后,李昉等编《太平广记》、曾慥《类说》、陶宗仪《说郛》等复据《开天传信记》引述。敦煌文献P.5037号抄有《驾行温汤赋一首》、P.2976号抄有《温泉赋一首》,题名虽与《开天传信记》所载《贺幸温泉赋》略有差异,但三者实为一赋,即刘瑕之《驾幸温泉赋》^①。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也有此赋的抄本残片,经小田义久、张娜丽、刘安志等先生的努力,目前可确定者有大谷3170、3172、3174、3177、3227、3504、3505、3506、4362、5789等10号,另有大谷3180号疑似《驾幸温泉赋》残片。笔者在阅读《大谷文书集成》^②(以下简称《集成》)过程中,又认定《驾幸温泉赋》残片6片,确证了大谷3180号为《驾幸温泉赋》残片,并就它们与此前已经确定了的《驾幸温泉赋》残片的关系及诸残片认定的意义略加探讨。现以《集成》编号先后为序,依次阐述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1)大谷3180号,残片,《集成Ⅱ》未提供图版,《释文》有录文,从右至左依次为:“□□门轳开□□□□”、“□□□□(真か)□□□□”;说明文字云“开”、“真”下有朱点。本残片,《集成Ⅱ》题“文学关系文书断片”^③;刘安志《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卷考释》论及本片,但未能定性,云“亦有可能为《驾幸温泉赋》残片之一”^④;《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以下简称《总目》)沿袭此说,并指出或与大谷3170、3172、3174等号有关^⑤。今由国际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敦煌吐鲁番童蒙读物对比研究”(12JCTQ02YB)、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敦煌、吐鲁番文献蒙书残片研究”(Y201120126)阶段性成果。

① 参看张锡厚:《敦煌赋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页。

② 小田义久责任编集:《大谷文书集成》(第I-IV卷),法藏馆,1984、1990、2003、2010年。

③ 小田义久责任编集:《大谷文书集成Ⅱ》,第40页。又,本文所注关涉《集成》各册之页码,为各册《释文》部分之页码。

④ 详见殷晴主编:《吐鲁番学新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115页。

⑤ 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敦煌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下称 IDP)数据库得见本号图版,将之与大谷 3170、3172、5789 等号图版相较,可以发现它们的文字笔形一致、笔势相同,显系出自同一人之手;再参之以 P.5037 号《驾行温汤赋》之“天门闢开,路神仙之輶塞^①;蛮(銓)举(輿)驂出,驱甲仗而骈驂”^②之文字及《开天传信记》所引《贺幸温泉赋》“天门轧开”^③之异文,可以判定大谷 3180 号为《驾幸温泉赋》残片。又,经进一步比对,我们发现大谷 3180 号所存之文字,乃大谷 5789 号第 3、4 两行下部所缺文字之一部分,二者可以缀合(如图 1 所示)。这尤其可证大谷 3180 号为《驾幸温泉赋》残片无疑。

(2)大谷 3185 号,残片,《集成Ⅱ》未提供图版,《释文》亦无录文,说明云“存一‘华’字”^④。《总目》题“文书残片”,说明文字承袭《集成Ⅱ》^⑤。今据 IDP 数据库所载本号图版,知大谷 3185 号仅存 2 字残迹:第 1 个字上端残缺,但与《集成Ⅱ》所说的“华”字有距离,颇似“幸”字;第 2 个字仅存右上端,《集成Ⅱ》忽略未计。残片另一显著特点即在第 1 个字下方有朱点 1 枚。据以上线索,我们将其与大谷 5789 号《驾幸温泉赋》残片相较,发现本残片第 1 个字与大谷 5789 号之“幸”字笔形一致,二者当为同一字;其下的残迹与“温”字的右上端亦相吻合,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幸”、“温”2 字。经进一步比对,知大谷 3185 号所存正是大谷 3506 号所缺文字之一部分,二者可以缀合(如图 1 所示)。如此,则大谷 3185 号亦是《驾幸温泉赋》残片。

(3)大谷 3190 号,残片,《集成Ⅱ》未提供图版,《释文》录文从右至左依次为:“短□”、“慢□”、“汤□”、“里盛□”。本残片,《集成Ⅱ》题“性质不明文书断片”^⑥;《总目》题“文书残片”,说明文字云“前、后缺,下部残”^⑦。另外,据 IDP 数据库所载本号图版,我们发现第 4 行“里”下所存之残迹与“盛”字不类,倒是颇似“幾”字之上部笔画;同时第 3 行的“汤”字下有朱点残迹 1 处,《释文》未予反映。今谓本残片所存文字出自《驾幸温泉赋》,P.5037 号《驾行温汤赋》之“窟窿虽短,伎艺能长。骋掘奇之解数,献戛卓之文章。至若风前月下,不怕卢骆杨王。或获取盘虎□^⑧,又匍取[女]媧攘。梦

①原卷“路”、“神”有残缺,“輶”字漫漶,此 3 字皆据 P.2976 号录文。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 年,第 34 册,第 151 页。

③郑棨:《开天传信记》(丛书集成初编第 3833 册),商务印书馆,1940 年,第 9 页。

④小田义久责任编辑集:《大谷文书集成Ⅱ》,第 40 页。

⑤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第 147 页。

⑥小田义久责任编辑集:《大谷文书集成Ⅱ》,第 41 页。

⑦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第 147 页。

⑧“虎□”二字,《开天传信记》所录《贺幸温泉赋》作“古髓”。

里几回富贵,觉后衣食□□”^①,可参,故本残片当拟题“驾幸温泉赋”。至此,可知大谷 3190 号第 3 行之“汤”乃“杨”字之讹;《集成Ⅱ》所录之“盛”,乃“幾回”之“幾”字之误识;至于第 2 行之“慢”字,敦煌本及传世文献所引诸本均未见,因何而致,俟再考。又,经进一步比对,知此号与大谷 3170 号可以缀合,此号所存恰是大谷 3170 号上端所缺部分,衔接处基本吻合(如图 1 所示)。

(4) 大谷 4004 号,残片,《集成Ⅱ》未提供图版,《释文》录文从右至左依次为:“□前辨有□”、“□露神仙□”、“□然后雨师□”、“□□□”。该残片,《集成Ⅱ》拟题“道教关系文书”,说明云“神仙、占相”^②;《总目》题“道教文书残片”^③。今谓该残片所抄文字源自《驾幸温泉赋》,P.5037 号《驾行温汤赋》“天宝之元年,十月后(癸)腊月前。办有司之贡(供)具,道驾行于温泉。天门闢开,路神仙之[鞠]塞;……然后雨师洒地,风不(伯)行吹”^④,可参,故残片当定题“驾幸温泉赋”。与敦煌本相较,可知大谷 4004 号之“辨”乃“办”之古字;“露”字,《开天传信记》节录本同,敦煌二本皆作“路”,“露”字义长。又,据 IDP 数据库所载本号之图版,可见残片第 1 行“辨”下有朱点 1 枚。经比对,知本片与大谷 5789、3180、3505 号《驾幸温泉赋》可以缀合,本片介于大谷 3180 号与大谷 3505 号之间,上下衔接处恰好吻合(如图 1 所示)。

(5) 大谷 10443 号,残片,《集成Ⅳ》未提供图版,亦未录文;据说明知,存残文 2 行:第 1 行存“𠂔(?)𠂔”,第 2 行存“𠂔□”。本残片,《集成Ⅳ》拟题“性质不明文献断片”^⑤,《总目》未著录。今谓本残片所抄文字源出《驾幸温泉赋》,P.2976 号《温泉赋》之“狗向前捻,马从后驕。百虫胆慑而撩乱,七鸟心忙而回惑”^⑥,可参,故本残片应定题“驾幸温泉赋”。又,今将 IDP 数据库所载本号图版与大谷 3172 号相比较,发现二者可以缀合,本号位于大谷 3172 号前 2 行文字之上(如图 1 所示)。

(6) 大谷 10486 号,残片,《集成Ⅳ》未提供图版,亦未录文;据其说明知本件有 2 片,即“10486(A)”和“10486(B)”。大谷 10486(A)号,《集成Ⅳ》说明云存 3 行:第 1 行存“右”、第 2 行存某 2 字残迹及介于 2 字之间的朱点 1 枚、第 3 行存某 1 字残迹。大谷 10486(A)号,《集成Ⅳ》题“性质不明文献断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34 册,第 153 页。

②小田义久责任編集:《大谷文书集成Ⅱ》,第 186 页。

③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第 225 页。

④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34 册,第 151 页。

⑤小田义久责任編集:《大谷文书集成Ⅳ》,第 158 页。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0 册,第 299 页。

片”^①，《总目》未著录。大谷 10486(B)号，《集成Ⅳ》仅于大谷 10486(A)号说明中云存墨痕^②。今据 IDP 数据库所载本号之图版，知大谷 10486(A)号第 2 行第 2 字当为“猪”字。今谓大谷 10486(A)号所抄之文字乃《驾幸温泉赋》，P.2976 号《温泉赋》之“鹞左右打，猊纵横。扑兔扳鹿，揉狼拗狝(豺)。猪倚力而[头]强，狐怕人而尾啗”^③，可参，故大谷 10486(A)当定名为“驾幸温泉赋”。至于大谷 10486(B)号，据现存残形及字迹看，当是由大谷 10486(A)的左上部散落而来的残片，故亦当定名“驾幸温泉赋”。又，经比对，知大谷 10486(A)、(B)与大谷 10443+3172 号可以缀合，大谷 10486(A)+大谷 10486(B)接于大谷 3172 号后 2 行上方，两片之间仍有 2 字残缺(如图 1 所示)。

按：上揭 6 号(7 则)《驾幸温泉赋》残片，与此前已认定的大谷 3170、3172、3174、3177、3227、3504、3505、3506、4362、5789 等 10 号《驾幸温泉赋》残片笔迹一致、书风相同，复参之以朱点句读等因素，可以断定它们为由同一写卷散落而来的不同残片，可以缀合(如图 1 所示)。缀合后的文本由大谷 3180、3505 与大谷 4004 号，大谷 10486(B)与大谷 10486(A)号，大谷 10443 与大谷 3172 号，大谷 3170、3190、3506 与大谷 3185 号等 4 则可以缀合的残片及大谷 5789 号、大谷 3174 号、大谷 4362 号等无法直接与其他残片缀合的 6 则独立残片共同构成。就内容而言，由大谷 5789 号之首题“贺幸温泉赋一本”至大谷 3227 号“百官顿手(首)而”为第一大段，所存为《驾幸温泉赋》的前半；而大谷 3177 号“台卓萃□(镜)”以后，则是本赋的结尾部分，据 P.5037 号文本判断，二者中间仍缺自“百官顿首而起居”的“起”至“灵台卓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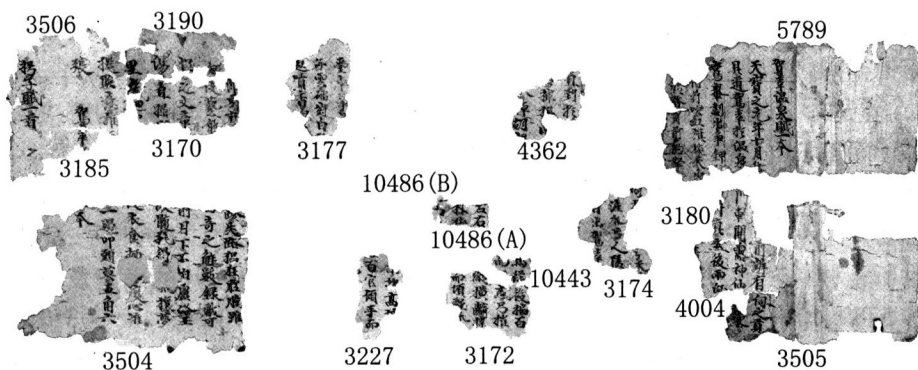


图 1.大谷 5789+?+3180+3505+4004+?+3174+?+4362+?+10486(B)+10486(A)+?+10443+3172+?+3227+?+3177+?+3504+?+3170+3190+3506+3185 号《驾幸温泉赋》缀合示意图

①小田义久责任编集：《大谷文书集成Ⅳ》，第 163 页。

②同上。

③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0 册，第 299 页。



图 2

“灵”等文字,依行 15 字左右的行款计,所缺在 6 行左右。

此外,我们还在大谷文书中发现与上揭《驾幸温泉赋》诸残片在笔迹、行格及抄写模式等方面均甚近的残片若干。其中大谷 3173 号和大谷 4359 号可以缀合(如图 2 所示)。

通过缀合后的文本可知,大谷 3173+4359 号残片为某一写卷的末尾,其中的末 2 行为抄写题记,其文字云“永固城会□□(胡汉)二字判官僧律师张惠进本云尔”,且每字上下均施朱点 1 枚。这与大谷 3504+? +3170+3190+3506+3185 号之《枵子赋》首题“枵子赋一首”、同片《驾幸温泉赋》尾题“驾幸□◇◇^①□(温泉赋一)本”及大谷 5789 号《贺幸温泉赋》首题“贺幸温泉赋一本”的抄写模式完全一致。再参之以书体、界行等因素,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大谷 3173+4359 号当即抄有上揭二赋写卷的尾部。

如上文所述,上揭 17 则《驾幸温泉赋》残片中,大谷 4004、10486(A)、10486(B)、10443、3190、3185 号等 6 则均为首次认定。这些残片的认定及缀合,使我们对于大谷文书中的《驾幸温泉赋》残片有了更为清晰、全面的把握。与之相关的大谷 3173+4359 号的发现,则告知我们写卷的所有者为“永固城判官僧律师张惠进”,大大地增强了写卷的研究价值。

同时,这些残片的认定与缀合也为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证据。如,刘安志先生《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卷考释》认为大谷 5789 号与大谷 3170、3172、3174 等 9 号是出自同一人之手的不同抄本^②,张娜丽先生则认为这些残片是由同一写卷断裂而来的不同残片。二者孰是,凭当时所见材料较难判断。如今大谷 3180 号为《驾幸温泉赋》残片的确定及与大谷 5789、4004、3505 号的缀合,可以明确地告诉我们大谷 5789 号与大谷 3172、3174 号等残片为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同一写卷的不同残片,为张先生的判断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又如,张娜丽先生《〈贺幸温泉赋〉诸断片的复原与研究》推定大谷 3506 号第 2 行的“张”字为正文“五角六张”之文字,其后的“驾”字

①“泉”、“赋”2 字完全缺失,为与代表原卷仍存有残迹的“□”号相区别,故于原卷录文中以“◇”号表示之。

②殷晴主编:《吐鲁番学新论》,第 113 页。

盖尾题“驾幸温泉赋一本”之残文^①。如今,本文认定存有“幸□”2字的大谷3185号亦为《驾幸温泉赋》残片,并将其与大谷3506号缀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驾”、“幸”显然为本赋尾题“驾幸温泉赋一本”之残文,有力地证实了张先生的推定。至此,我们可知,上揭大谷文书诸残片所抄《驾幸温泉赋》之首题、尾题并不一致:首题作“贺幸温泉赋一本”,而尾题则当为“驾幸温泉赋一本”。这也为张锡厚先生所作“《驾行温汤赋》、《温泉赋》、《贺幸温泉赋》,乃一赋也”^②论断,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就文字校理而言,上揭吐鲁番诸残片的认定,对于《驾幸温泉赋》的校订亦有重要作用。如,P.5037号有“天门闾开”句。其中的“闾”字,P.2976号作“闾”,《开天传信记》所载《贺幸温泉赋》作“乾”。前二形到底为何字,学者意见颇有不一。张锡厚先生认为二者皆“闾”字形误^③;伏俊珪先生校注亦作“闾”^④;赵红先生《〈驾幸温泉赋校注〉补校》认为此字当作“闾”,并引证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结论,释为“门响声”^⑤;今谓蒋先生释“闾”为“门响声”之结论确为确诂。此外,蒋先生文还涉及《桂苑丛谈》、《夷坚甲志》、《夷坚丁志》中3个含有“轧然”的例子,认为“轧然”的“轧”就是“闾”^⑥。蒋先生的这一结论也着实可靠,唯未能提供例证,稍有遗憾。今本文论及的大谷3180号“[天]门轧开”之句的“轧”字恰好可与敦煌本的“闾”字相印证,可补《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无例证之憾。至此“闾”的形、义问题得以解决。那么,《开天传信记》所载的“乾”与“闾”又是何等关系呢?伏俊珪先生认为“作‘乾’乃承‘天’而以意致误”^⑦。窃谓《开天传信记》的“乾”乃“闾”字异文“轧”形近之讹。“乾”俗作“軋”(《干禄字书》:“軋軋乾:上俗,中通,下正。”),与“軋”字颇似,遂致“軋”误“軋”,“乾”则当是据“軋”字回改之形。此外,宋曾慥《类说》所载《开天传信记》“乾”作“軋”,亦可参。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①张娜丽:《西域出土文书的基础的研究——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小学书·童蒙書の诸相》(汲古书院,2006年)第Ⅲ部《大谷文书中に見られる童蒙书·经典·诗赋·音义书等断片》第三章《〈贺幸温泉赋〉诸断片の复原と研究》之注释(2),第355-356页。

②张锡厚:《敦煌赋汇》,第6页。

③张锡厚:《敦煌赋汇》,第233页注释〔7〕。

④伏俊珪:《敦煌赋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2页注释〔5〕。

⑤《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92页。又,赵氏认为P.2976号之“闾”为“闾”字,误。

⑥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补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3-374页。

⑦伏俊珪:《敦煌赋校注》,第192页注释〔5〕。